

潯陽躋醮卷二

樵菴文行遠輯

仕宦

漢九江祝生舉賢良文學與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

桑弘羊論鹽鐵權酤

九江太守戴聖九江太守服虔白虎通

九江太守戴聖行治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多優容
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
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
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

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白虎通

廩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廩每請周廩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廩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廩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廩亦強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廩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世說新語

廩太尉頌江州辟孟萬年為部從事孟還都尉引問

風俗得失孟對曰還傳當問從吏大尉舉塵尾掩

口而笑顧謂弟征西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即轉為

勸學從事晉書

宋均為九江太守縣有唐后二山人共祀之眾巫因

娶百姓女為公姬歲改易因不敢嫁娶均到令曰

為神娶者娶巫家女事遂絕政事詳見後

周郁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于潯陽廬山廩亮臨州

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廩至轉避之亮

復密往值郁彈鳥于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

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潯陽記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劉夢得常過其墓而悲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

浮鳩韻語陽秋

安城王初臨江州前刺史取陶徵士曾孫為里司安成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即日辟為西曹

南史

齊豫章嗣譜之初為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語僣語音不正乃遣宮內數人至諧之家教其

子女二年前上問之卿家語音正未荅曰宮人少臣

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僣語上大笑

徧向朝臣說之諧之歷位度支尚書豫州刺史談藪

梁陳伯之為江州刺史不識書得文牒詞訟惟作大

諾而已

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為逆誅其言立叔重為始興王

位江州刺史

潯陽王叔儼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

方正後主即位立為侍中入隋卒

段成式以蔭入官為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

書籍披閱皆徧咸通中出爲江州刺史解印以閒
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于佛典唐書

鄭康成玄與服子慎虔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
車上與人說已注春秋左氏傳意玄聽之良久多
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
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虔
河南滎陽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遊學京師還
於陵菴中是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
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
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
李又母與亾親同年會遊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
家供養以爲母

長慶元年錢蔚章徽爲禮部侍郎段文昌李紳以私
書託舉子某於徽勝出皆不中選李宗閔楊汝士
素與徽厚善是歲宗閔壻蘓巢汝士弟殷士俱及
第時文昌赴鎮蜀州辭日面奏徽所放進士某等
藝薄不當選中穆宗訪于李紳對與文昌同遂命
王起白居易覆試而十人不中選貶徽爲江州刺
史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

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証耶卽令子弟焚去

唐書

陳顯達除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卽取于前燒除之

李紳追昔游集有移九江語則守九江明矣

安祿山反李白轉側宿松匡廬問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

贖長流夜卽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

吳兵三千赴河南道潯陽釋囚辟為叅謀

唐書

平原華軼字彥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

心下士甚得士歡心

晉書

楊嗣復附牛僧孺李崇閔文帝時與李珣併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武宗立用李德裕罷嗣復為吏部

尚書出為湖南觀察使會誅薛季稜劉弘逸中人

多言與嗣復珣通裕使誅之德裕又為救貶潮州

刺史宣宗立起為江州刺史以吏部尚書

道岳

州卒

崔湜澄定州人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

預修三教珠英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附武三思遷

兵部侍郎又附託上官昭容轉中書侍郎平章事

典選失序為李商隱所劾左轉江州司馬唐書

真宗實錄名試神童蔡伯係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

清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今錄於此司農少

卿管勾江州太平觀蔡伯係奏臣輒陳愚懼仰瀆

睿聰退省憊尤甘俟竄歿臣見係知州資任乞管

勾宮觀奉勅授前件差遣于舒州居住自熙寧八

年八月三日到任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真

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真宗皇帝

御製歌詩即日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

遇之年方始三歲及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

俊三歲竒童出盛時終篇後批閱六月十五日勅

賜見刊刻在本家收秘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

帝讀書朝夕親近頗歷歲年以臣父龜從進士及

第臣幼小難以住京因乞將帶出外又蒙恩賚優

渥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仁宗皇

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援例自

茲累歷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切念臣

幼稚幸會效官從事勉勵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
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侍一
日捨祿無以爲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一
物失所其于老者惠卹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歲
甲子庚中節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
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覲仍廩稍得養單貧祇飭
閨門相傳忠孝庶幾補報以盡餘齡候勅旨蓋元
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
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于前時耶御詩明
清偶記其全篇七閩出水多才俊三歲竒童出盛

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姿初當移泐

來朝謁方及能言便誦詩更勵孜孜圓進益青雲

千里看前期

揮塵後錄

葉虞仲字聖叅玉山人以進士守江州持身廉介清
苦之况至餽粥且不給有邦人解官歸者遽置田
數十頃以誇虞仲虞仲笑曰吾貧不能辦此請以

二十櫃書當之

名宦

葛源字宗聖處州麗水人也曾爲江州德化縣令見
王荆公墓誌銘中

秦少游書王氏齋壁曰皇祐元年余大父赴官南康

道出九江余實生焉蒲歲受代猶寓止僧舍

淮海集

劉公爲雜端論張文定不當叅政事王懿恪不當使
宣徽滕章敏爲中司無所建明及王文公專令中
司舉薦公又以爲非是且其語并侵宣靖同列如
劉公玉錢安道旣謫監當公爲之倡得禍宜不輕
微馬范二老力揀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
風聞而無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肯
承望宰執雖於臺長不惟無所闢白也又從而併
擊之真可畏而仰哉介甫旣開其端後來之病國
者又爲介甫所不敢者矣

崔山跋劉
御史述帖

先大父大觀初從卽曹得守九江自鄉里汝陰之官
有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爲德化縣
主簿迎侍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修好學甚前席
之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以其所作來呈不復
責以吏事會王彥昭渙之出師長沙令作樂語以
燕犒之時有王積中知名士也以特起爲僉書節
度判官且俾預席其藁不存但記憶三聯云少年
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
墨從來汝穎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
故人况有錦帳之卽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

客共醉西園先祖讀之大喜以謂句句著題薦之
 於時相何清源即除書局已而中詞科自此聲名
 籍甚惠直字子溫其子迺貺也紹興間昂貴亦不
 復相聞今又未知其子孫猶知之否揮塵後錄
 本朝以來以遺逸起達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
 已徽宗朝王易簡蔡密呂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說
 書然薦紳間多不與之也王君儀尹彥明後亦登
 禁從距今亦三十年矣雖屢下求賢之詔州郡間
 有不應聘者而羔鴈不至於巖穴也易簡即寓元
 之父九江人大觀中家祖守郡首薦之其後改

節以媼權臣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寓仕靖康驟拜
 二府被命使虜託夢寢以辭行欽宗震怒竄嶺外
 父子南下中途為盜所害揮塵後錄

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
 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刑部尚書都
 督府叅贊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
 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
 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闡知德安府來興國知
 六安軍曹明俱迎降於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
 宗室女二人盛飭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

命與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

之通鑑綱目

翁蕭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席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

曰這箇使不得張舜民盡叟錄

劉仁欽元末避亂居板林陳友諒據江州携妻子以逃及友諒敗羣雄紛起眾推為長仁欽約曰願毋暴掠擁眾自守可也明太祖定江州即授之以本

縣令

吳子儀伯名萬全德化諸生也讀書山中夢一金甲

神屬改名富弼前程可即于名卜之覺而喜值侯廣成先生按郡具呈改名且告之夢侯判曰名則許改夢甚不經儀伯後僅以歲薦授臨江學博及蒞任讀學宮題名碑至吳富弼止繼之則儀伯也名位大小固自有數造物何善謔如是耶

潯陽躡醢卷二

樵菴文行遠輯

吏治

灌嬰睢陽人高帝時從擊項籍盡得其軍下東城歷
陽渡江遂定吳豫章會稽還定淮北當嬰南畧豫
章下九江卽築九江城民獲安堵焉

宋均字叔庠爲九江太守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
多傷害均下記曰虎豹在山去檻奔人人相傳虎
東渡江而去又均爲太守時山陽楚沛多蝗其飛
至者輒東西散去界外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
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
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
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
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
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白虎通

九江遂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姬歲易
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時太守宋均
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

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于是勅條巫家男
女以備公姬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服虔邊讓皆九江太守皆文學長於政事者也

平四年九江蠻反選植有文武才拜九江太守蠻
寇竄服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至蒼梧郡高安縣宿
鵠奔亭夜半有女子呼曰妾本廣信蘓氏女夫死
有雜繒帛百二十疋與婢致富欲之傍縣日暮止
於此俱爲亭長龔壽刺死合理樓下見使君冤伸
矣敞掘尸捕龔拷服斬之

搜神記

江州宣課司稅及民米米商避去民皆閉門罷市宣尉司史弼立罷之

華軼永嘉中刺史江州雖逢喪亂每崇典禮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歡心流亾之士附之如歸

劉胤領江州刺史位任轉高矜侈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貨財商販百萬有識者謂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里流入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汰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後

果爲郭默所殺

庾亮以討郭默功進號鎮西將軍陶侃卒遷亮都督江州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周卸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于潯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屣而詣焉聞庾至轉遜之亮復密往值卸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卽拔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

潯陽重記

温嶠字太真鎮江州温達於治道獎厲風俗甄顯異行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大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

虞預

晉書

康帝卽位徵拜褚裒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州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

庾亮卒以弟翼代亮人易其年少乃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間公私克實人情翕然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康帝崩兄冰卒翼以家國情事畱其子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

兵自配以兄子統爲潯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桓伊領江州刺史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恤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潯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王弘在江州省賦簡役百姓便之

庾弘遠字士操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舫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陳公大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毒弘遠

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

王延之刺史江州簡素寡欲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敢妄前與親舊相接未嘗言及世事從容談咏而已

江南平武帝留鄭紹叔監州事曰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得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濟卿任其責于是督江湘糧運事無缺乏

陳留范宣子家豫章閒居屢空常以讀書爲業譙國戴逵等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誦讀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併好經學化二范之高風也

陳伯之以江州叛詔以王茂爲江州刺史討之茂與鄭伯倫表裏夾攻伯之敗奔時九江新經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

蕭秀梁武帝弟也天監六年爲江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

昆耶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泛漲津梁繼絕外司請依舊僦渡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又可利之乎給船而已

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彥參彥參繫之獄俊訴于朝命罷彥參修撰安同併封還二命載安同傳

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為罷彥恭王居正言彥恭不畏強禦無可罪載王居正傳

張俊駐師九江遺營卒以書至瑞昌令郭彥章揣

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訴于朝彥章坐免張

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

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觀載張綱傳

文曰此一事也三人傳不同如此郭彥參郭彥恭

郭彥章必一人也史之難修如此

梁陸倕潯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閣誦經俯閱朱輜仰瞻僧冕

狄仁傑謫彭澤令值歲旱即抗疏乞免民租武后嘉仁傑憂民特降制江州蠲免本年民間租稅又縱囚令如期而還邑人德之

錢徽字蔚章在江州有盜劫貢船捕吏求盜不得乃取江濱惡少年二百人繫訊按其爲枉悉縱之夫不數日竟得真盜又有牛田錢百萬供刺史宴飲贈餉者徽命代貧民租賦一無所取

李渤爲江州張平叔判度支奏徽久遠逋懸渤上疏曰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一千九百頃有餘民俱失望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爲必懼史臣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所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負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

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奏實爲懇誠若不蠲容必難有濟所訴逋欠並與免放渤孤操自持急民之患勸農有詩曰四時若於農安業須革妨耕虐酷人又嘗相南湖築堤立斗門洩水以利民涉至今號甘棠湖焉

潯陽長李康曰爲物甚衆爲已甚寡

劉秉仁受江州命賊李彥章者掠江西秉仁乘驛之官單舸入其水寨賊出迎降秉仁執其渠魁斬之遣散其衆得安堵如故

南唐廖凝字熙績有詩各隱居南嶽出任彭澤令作

詩曰風清閣竹留僧宿雨濕庭莎放吏衙解印時
又詩曰五斗徒勞自折腰三年兩鬢爲誰焦今朝
官滿重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其清德可想見也
杜昌業烈祖時爲江州觀察使元宗卽位馮延巳柄
國其弟延魯自禮部員外郎擢中書舍人勤政殿
學士昌業聞而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
祿延魯一言合指遠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
何官賞之乎

吳舉字大冲南唐後主時爲彭澤簿宋太祖煜不奉
詔命曹彬討之兵破池陽遣使降郡縣使至彭澤
令長欲以城降舉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爲李氏
死乃殺使者固守不下及煜旣降舉爲游兵所執
送大將軍問何以殺使者對曰固當如是爾大將
軍義而釋之

鍾離瑾字公瑜合肥人開寶間爲德化令愛民如子
有女將室于許氏得一媵女於臨川流涕有戚容
詰之則前令女也父母俱亡女方五齡胥甲育爲
已女今十年矣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故泣耳
瑾大驚異遂爲易衣改飾貽書許氏曰吾買媵而
得前令之女將輟吾女奩篚先嫁之許氏報書曰

君侯能抑已女而援人之孤女盛德事也吾有季子願以為婦卒與俱歸久之瑾夢綠衣丈夫造庭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今得請於上帝奏公十任官祿後瑾果歷十郡太守

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

數十百人望賜九經詔從其請丁亥洛賜白鹿洞九經

呂誨為御史劾樞密使宋庠結援徇私詔罷庠而用

陳升之為副使誨復論之升之既去誨亦出知江

州時嘉祐六年也在州所施設皆善政民戴之

呂誨出守江州上疏仁宗請早建皇儲

李常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菴既擢第留所抄書

手卷各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

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

無此風久矣並薦之

江州德化令監興國茶場葛源字宗聖王荆公曾為

之作墓誌

宋陳司農某字良器通判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為具

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

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

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况今哉即

奏貸共死

臨川集

新喻蕭幹臣因以集賢殿修撰降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一女嫁湖口縣主簿何正臣

馬亮守昇州行次江州屬歲旱民饑湖湘漕米數十舟適至亮移文守將發以振貧民

石振紹聖間為彭澤尉建稽古亭于鳳凰山之岩攜三子讀書其下黃庭堅為題讀書岩三字於石壁

彭汝礪謫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無是非其人不無賢否政惟其是則無不義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病卒遺

表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接以禮佞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溥

太觀丁亥家祖守九江夜登庾樓遠望大江中燈焰明滅坐客以為漁火家祖曰不然是必為姦者遣吏往捕之頃刻而至乃舟中盜鑄錢其模如火甲

狀每出爐則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揮塵餘話

葉義問通判江州時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勘焉宗元道九江而常先檄

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為不祥常

先白檜罷去檜詔摧殿中侍御史累章劾湯鵬舉
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

韓彥直斬王世忠子也知江州時詔還岳飛家貲產
多在九江歲久業數易主吏緣爲姦彥直搜剔隱
匿盡還岳氏

唐文若隆興元年知江州其冬金復大入官軍悉戍
淮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
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羅大起郡數八萬
文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

劉允迪玉山人淳熙間令德安朱晦菴撰劉氏義學

記云始予守南康隣境德安有宰焉爲政一本儒
術以惠愛得其民歲饑爲請蠲租而州不可民狼
顧相驚有逃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爲若
等力請于州必蠲十七者令寧委印綬去終不忍
使若等爲異鄉鬼也民間是命下感泣復相與攜
持而歸乃去以情白州若帥刺史竟得如約謂允
迪也

趙崇憲忠定汝愚之子也知江州郡民歲告和糴崇
憲疏蠲之且轉糴旁郡以備歲儉瑞昌民負茶引
錢新舊累至十七萬緡困不能償死則責其子孫

猶不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倍蓰崇憲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受賜者千餘家

余崇龜開僖中守江州崇新學校濬築城隍躬行阡陌與百姓同勞苦政聲著聞

董槐知江州流民過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方軍與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發吾粟賑之胡不可至者如歸焉後槐至相國諡

文清

余崇龜守九江廬山產瑞芝德安縣野蠶成繭僚屬勸公圖上公抑而不奏

余崇龜守江州冬大雪風雨暴作公冒雪往江亭親加存撫人與錢三千米五斗州兵給以布襦丐者給以楮衾病者增創安養院以贍之

江州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舉家蔬食爲民祈禱旣而雨霑歲遂有秋田里之間旣安樂易之政歲又順成莫不舉手加額呼爲余佛

德祐立勢益感詒汪立信沿江招討駐江州立信卽日就道以妻子託部將金明日我不負國爾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慚謝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今何向立信曰江南無一寸乾淨土去尋

一片趙家地死丈夫死要死得分明耳既抵建康
四面皆敵守卒悉潰去歎曰國至此乎終當爲國
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尚數千人至高郵欲
控引淮漢以爲後圖無何似道師潰奔揚州立信
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朱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
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
步庭前慷慨悲歌揮拳拊膺者三旋扼吭而卒
黃灝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僅行賑給
有方旣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出山間若素隱者
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城

拜江州守潘往見之城不爲禮遂懷刺歸竟不之

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

逸民故自號焉

羅湖野錄

趙鼎發令彭澤政尚寬平以忠孝節義勵俗其姦暴
爲民患者必痛懲之邑有高竹澗先生精性理之
學鼎發數與討論爲士類倡

馮克敬延祐間爲彭澤簿有能名景行先哲嘗刊狄
梁公陶靖節碑及鑄小孤鐵柱

後至元二年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民粟以
賑貧民而免富民雜徭以爲息約年豐還之民不

病饑

江州總管劉恒有政蹟

王國輔至正間爲彭澤尹初至值水旱相仍民以歉告國輔憂之不數日髭髻皤然抗疏乞免民租詔許之

陳元愷至正間守江州尊學校以表章儒術復狄梁公廟崇周濂溪墓葺魏了翁廬人稱損齋先生士多宗之

李寬字伯強通判江州州大治後知吉州請于天子立學以教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畧捕盜賊無冢寡

遠近必得以至米鹽酒榷皆爲除弊致利移衡州不赴改江州州人曰是嘗蒞我矣不待至而服

黃德隆山東人爲江州萬戶管軍尚節槩元末城陷與總管李黼同死于兵子孫因世居高長山之麓王銘永樂中令德安豈弟樂易民不忍欺先邑有虎患銘禱城隍一夕雷擊虎于縣西箬山壠

殷呬吳縣人永樂間以編修左遷彭澤教諭當時科目得人之盛皆呬所陶冶也

馬驄臨桂人正統間令德化惠愛百姓庶謹不私嘗修甘棠隄建煙水亭于湖心重葺濂溪先生祠皆

不費于民後陞工部主事未任卒塋于廬山之麓
劉仁宅華容人宣德間爲瑞昌令廉靜有爲下車首
疏蠲赤湖虛課二萬緡免舊欠蘆課十餘萬逋稅
數千石後入覲同邑人令高安者姓嚴皆楊文公
溥同鄉也楊遣价覘之報曰嚴富貴雅稱官劉葦
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文定心識之來謁
麾嚴幣仁宅具茗一袋密一缶嘉納之旋擢御史
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除歲同院各具一肉一
蔬豆酒一壺仁宅惟一枯魚而已文定展墓歸里
過華容造焉問其子曰汝父在否曰在京師汝母

安在曰磨麪鄰家去矣徑省其寢床上蕭然一無
所有悄悄曰所操如是可稱御史矣後公聞之曰
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瑞昌人懷之至今子卽忠
宣公大夏生于瑞昌署中

夢醒錄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蓆布被褥者乎其
妻有躬操井曰以爲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爲大
司徒布被瓦器司徒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
帚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盖嘗嘆世之爲官者其
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
日其勢燄日張一日而民生則日憔悴一日豈不

悲哉余按李文正著劉公狀述劉公令瑞昌其平亂功甚鉅惠洽于民甚深人有不爲也而後可與有爲信哉文定初遣僕偵公于旅邸嗣過家又矚之維時廟堂上急於知人也如此舉措如此吏治蒸蒸民生熙熙有以也

謝昶黃岡人正統間進士天順三年知九江府勤于吏事纖細靡遺心在窮簷聽事惟以情理處分不專于律法當時多以循良目之

蘓致中四川巴縣人成化間守九江才識越人以勤蒞事公家典則多所創制深悉民隱有書画多傳

於世

童潮慈谿人弘治初任九江公勤仁恕濟以文學修蕪葺敝民不知勞郡故無志潮始輯之

王春嘉定季廉弘治間令德安性清廉長於治事常著一袍數年不易凡有興作卽出俸給之遣子歸里貯一箱所截白紙遺之惡惡尤嚴獲盜覈實卽鞭至死境內肅然夜戶不閉後不獲於上去粟莫不寬之扳轅塞道

周廷徵麻城人由舉人授教諭以才行擢御史正德間外轉九江兵備副使蒞政嚴明推誠馭下時當

首任而綜理周密百度皆舉文學優贍樂於課士
後以流賊犯境奮志剿捕疽發背卒

李從正蔚州人正德間亦由舉人歷陞九江知府練
達有為不沮權勢興革區畫悉當人心時流賊橫
江多方捍禦卒不敢犯後以老乞歸

戴經嘉興人正德間任九江府推官居官執法清苦
自持工于詩歌著有潯陽餘稿歷任六年獨處署
中不以家累

曾棠嘉定人正德末年忤權姦出為彭澤令政尚簡
要存心撫字囹圄幾空

周承學會稽人嘉靖丁未進士當其以副憲視兵九
江也贛賊流劫臨吉江右倣亂承學大治兵湖口
防其衝突適議事安慶還至黃石磯與賊帥袁三
遇遂揮舟師鼓而薄之端坐督戰賊眾悉殲陞湖
廣參政以去在九江自奉甚儉常俸外制有廩給
積贖至數百金却弗受給以修城其廉如此仕至
大司寇子望齡生于九江署中

藍淦閩縣人嘉靖間

清苦以課士勸農

為務常

計家中無可為

食獨有惟一器有甚清者飲者而以濁者自飲至

底無濁置酒歎曰是酒一清澈底有如我盞君矣
巡按至立清廉貪酷四表令屬吏自揣其行立何
位次乘莫敢措步淫攝衣直趨廉表下御史曰監
令之賢尚未止此當更進一步尋特薦之
潘季馴烏程人司理九江有聲繼巡撫江右猶念德
化桑落洲堤崩荒發庫損資築之堤延七十餘里
視封郭之倍有奇五閱月告成爲沃壤

高裕溧陽人嘉靖末知彭澤性恢廓不趨時譽邑戶
多虛糧賦役偏累裕丈均之作清田紀畧網列條
晰謀不擾民

錢卿東莞人嘉靖間知九江府多善政尤以清撻自
持膺月解任猶衣葛僅得夫人私藏錢八百文東
裝初擬築南門新壩以固形勝苦費無所出後歷
任山西布政司賁千金爲九江築之家居甚貧九
江同官潘季馴巡撫粵東都有鹽池一檄府給牒
遺之諸子喜過望卿正擁鑪謂諸子持牒我視之
竟付諸火諸子曰不欲爲兒孫救窮耶卿口通郡
之利專之卽害矣投諸火爲汝開生路也

張應治秀水人性峭直在吏垣多所彈劾爲時所忌
出守九江五屬之內有望風而遁者

俞汝爲華亭人隆慶間令德化德化三洲濱江春夏水泛漲田廬墳墓多墊沒汝爲請于上爲築堤數千丈手栽而心畫之不煩公私費資諸絕產變價計口發粟饑民競趨畚鍤之役堤成永享其利卻仲祿夔州人萬曆間權舟潯江盡委府佐於他所主守權金暮則貯之郡庫雖巨萬未嘗一寓目汰冗役關政肅清其夫人亦甘貧苦紡績不倦歷晉操江都御史

于孔兼金壇人司理數載日用之物一一齎自金壇惟飲九江水而已執法嚴峻關胥郡蠹無能漏其網者與時宰同舉於鄉不通一函

謝廷訓晉江人萬曆間任德化值年凶游饑食盡罷市民競劫奪廷訓嚴戒之躬詣潯關坐以待米舫之下水者量其多寡而平糴焉時長洲方柄國吳商以爲吝廷訓併留之曰吾寧惜一官畏假狐而不爲百姓乎竟以是獲罪報罷去之日行李蕭然父老哭而送之曰微公吾屬久爲溝中瘠矣

吳秀吳江人萬曆間守九江多所興建開南薰門闢地聚民以實東南建甘棠湖牌開便商河掘老鶴塘容艘便之通瑞昌造舟爲梁民不病涉能仁寺

塔燬於兵秀新之語諸生曰塔成三年有發解者
城北杭江流去而不返形家言爲作鎖江樓後

塔始合尖而陳幼長發解額如其言不爽

葛寅亮錢塘人萬曆辛丑進士分巡九江時與湖關

稅璫角卒清汰關

以法璫不敢抗屯衛侵

蠹能大鈎索隱匿

下家丁克軍伴給日

各有著諸生富家果有子姪丁壯可著伍者給以

額餘濫一清癸丑饑出三府公費數百金並貸關

使者千金告糴湖襄以原價平糴民以不殍建陽

明書院置舍房買贍田選諸生肄業其中又置社

學十二所各設教讀教貧民不能爲子弟延師者

城東南曠土爲民架屋成闕闔募名實之闕商薰

束作二門湖中築堤建橋設西城開蓄水以制火

患濟老鸛塘客舟利之建置如不及而費不及民

已移疾去行李一肩蕭然而已士民以萬計呼號

十數里行不得前稅璫亦語人謂寅亮真鐵漢云

舒其志廣濟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大行人遷工部郎

陞江西按察使攝饒州兼署九江饒州淮王裔世

子十三齡王惑于寵娼欲以其子易之左右班校

皆巨盜出沒彭蠡間剽掠或白晝攫人金當事者

莫敢指其志廉其情佯託卧閣絕請謁不通止留
扞陬四人司局鑰羣不逞皆舉酒相賀忽夜半其
志出袖中紙署賊名令前四人者分捕其黨而置
之法隨謁王王色沮其志握王手不釋正色危言
王自輸服立出世子于宮中而殺其僞子及媼湖
口瑞李道司稅除厥校緝事外自置寮隨而餘人
皆悍賊死黨上下羅織卽蓮舟漁艇無得脫者其
志憤欲疏奏度未能遽效乙卯夏製飛鶴數隻幽
鄱湖度湖口密令守戎丙夜聚蘆葦中圍礮列炬
火起喊聲山震瑞怖甚其志令人從烈燄中縛其

渠魁令前艇飛送九江獄校聚奔跳水中瑞莫知
所自也其志單騎馳入瑞叱左右利刃向之其志
笑曰我活若若何爲乃爾若罪惡貫盈人神共憤
瑞聞之竟泥首乞命其志故爲之計曰若住此吾
知不免惟束裝宵遁耳瑞果遁去瑞歸凡助爲虐
者盡治以法人咸快之

葉朝榮福清人萬曆間以選貢通判九江府事廉靖
而敏于政日集諸生有志者與其子課誦于高齋
齋忽產紫芝因以紫芝顏其堂焉其子卽相國文
莊向高爲正人領袖云

陸夢龍會稽人由進士官九江兵憲夙有時名談文章作士氣其天性也天啓間承平日久人不知真夢龍招募健兒五百教之擊號曰標兵九江之有標兵自陸兵憲始後十餘年西北盜起人方服其遠慮德化養馬最困簽報草其弊夢龍也而領價于官顧民於市父老至今猶頌其德不謾云夢龍負經世略鋒稜八面後移領貴陽節奢獠反以身殉之真不負生平者矣

趙三薦全州人崇禎間由省元令瑞昌天性嚴毅才智洞達民隱悉知瑞昌洪陽盜淵藪也三薦後以

盜制盜之法知則立獲獲則立死其黨幾盡以倔強不禮貌漕撫官校失職瑞昌接壤興國地方遶留保舉之以備流寇無何陟肇陳同知卒殉難云呂大器四川人總督江楚駐節九江左寧南良玉兵悍氣驕注九江計避賊鋒逗遛不進大器至良玉託病不即起謁屬子夢庚代參大器能折之以威已寧南假王命予致一筵求大器書爲重大器漫草一絕不加款銜後署東川老人聞者服之

葉士彥巢人以進士參閣部督師吳牲軍督師罷江西在朝者公請之補九江兵憲下車歲除矣日夜

偵視城內外所轄通吳楚凡隧道險要莫不嚴備
卽堵舖守宿兵多少往來莫不悉知左寧南驕兵
逗遛跳梁闖闖間道路以日無敢誰何士彥見之
立懲以法絕不闕會寧南諸不逞者望之服慄後
屢與良玉宴會指朝廷所恃安危每激陳大義不
一月遂拔營還武昌民得安堵

余士瑞麻城人崇禎間以進士任九江司理聞闖賊
陷京師慟哭決旬乙酉左寧南東下九江城破士
瑞冒刃入其營望良玉大罵反賊值良玉倉卒嘔
血死諸逆弁亦素重士瑞名捨之復日夕悲號慙

憑九江生員李仲符等起兵事敗仲符死士瑞亦
呢逆死于匡山之麓張家山

彭永春武陵人衛經歷也乙酉左兵東下泊江上關
九江城將不測督標營總兵郝郝應之城破總督
袁繼咸尚跼踖逆帥轅門下受指使永春登城望
笑曰春雖微員受國恩不忍從賊具冠帶率男女
共六人端坐徐起從容大書於屏曰九江衛叅軍
彭永春死節處命一僕縱火悉焚死